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皇極經世書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靈臺郎臣倪廷梅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王遇亨

欽定四庫全書

皇極經世書卷十一

宋　邵雍　撰

觀物篇五十一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

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動一静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

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静之始則柔生焉静之極則剛生焉一柔一剛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静之大者謂之太陰静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静之大

者謂之太柔靜之小者謂之少柔動之大者謂之太剛動之小者謂之少剛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

盡之矣
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
而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飛感暑而變
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形之
飛也感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
感寒而變者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
變者體之草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
情之木也感晝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

也性應雨而化者走之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性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性也情應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形應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露而化者草之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而化者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之體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

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走之性善耳飛之性善目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形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夫人也者暑寒晝夜

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於萬物不亦宜乎

觀物篇五十二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

于是乎備矣

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為兆物之物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為兆人之人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

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功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

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潜其用雖億千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别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也非惟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觀物篇五十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于天矣天之道盡之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之于萬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

盡民也

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為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明矣

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汚隆于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

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觀物篇五十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

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

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

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長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者修夫數者也長生者修夫仁者也長長者修夫禮者也長收者修夫義者也長藏者修夫智者

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夫體者也藏生者修夫聖者也藏長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夫術者也

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伯之謂也修夫仁者有虞之謂也修夫禮者有夏之謂也修夫義者有商之謂也修夫智者有周之謂也修夫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

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者召公之謂也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桓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也

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跡也心跡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為無有之謂也無為者非不謂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斯之謂歟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已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于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況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

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歟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弒君耶

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伯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以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

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左衽矣然則五伯不謂無功于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左衽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於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秦楚不敢屠害中原者由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

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其斯之謂歟

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人之聖者謂之化盡人之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勸盡人之術者

謂之率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

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觀物篇五十五

善化天下者止于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于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

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爲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爲率者乃謂之伯矣以化教勸率爲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爲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爲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爲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終始隨乎天地者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

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

若然則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跡判體與用分心與跡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

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

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

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

仲尼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如是則何止於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

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觀物篇五十六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力嗚呼時之既往億萬千年時之未來亦億萬千年仲尼中間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耶此所以重贊堯舜至禹則曰禹吾

無間然矣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夫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匹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四海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斯亦未為之過矣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

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脩而得之不脩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眛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已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已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耶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

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歟是人歟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于其間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平王東遷無功以復

王業赧王西走無虐以喪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于五伯而已此又奚足道哉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虚名與杞宋其誰曰少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仲尼修經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為王國風春秋始于魯隱公易盡于未濟卦予非知仲尼者學為仲尼者也禮樂賞罰自天子出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出自幽厲文武之基息

矣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去戎狄徙王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為天下伯者之倡秬鬯圭瓚之所錫其能免乎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于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無復行禮者乎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

不誣矣

齊景公嘗一日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禄去公室政出私門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已不亦難乎厥後齊祚卒為田氏所移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之有三卿也晉之有三卿者亦猶周之有五伯也韓趙魏之于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

主又奪其國田氏之于齊也既得其祿又專其政既殺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豈無漸乎履霜之戒寧無思乎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矣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之子其于僭王也不亦陋乎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功利不顧德義侵侮

齊晉專以夷狄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漢所代恃強凌弱與豺虎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

宋之為國也爵髙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恥居其後其于伯也不亦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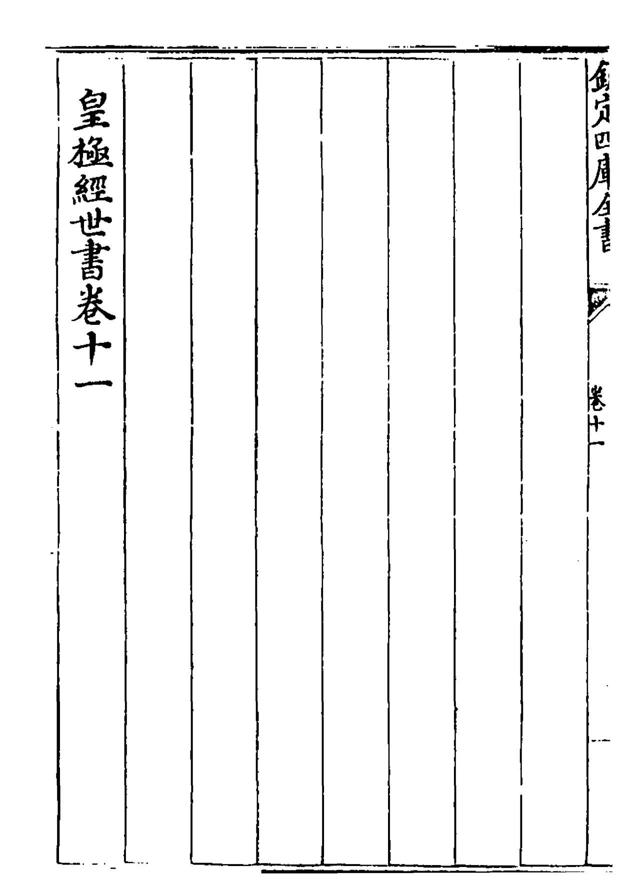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刄爭虚名則

足以養德待時而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

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

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長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以降漢唐為盛秦界于周漢之間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終于始皇起于西夷遷于岐山徙于咸陽兵瀆宇內血流天下并吞四海更革古今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

以仲尼序書終于秦誓一事其旨不亦遠乎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



皇極經世書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皇極經世書卷十二

宋　邵雍　撰

觀物篇五十七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于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于殺矣是知時

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乎一途哉

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商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

非無君子也是雖其為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

賢愚人之本性利害民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濵傅説築于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于中而矛戟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傅説之賢哉河濵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

何遠之甚耶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無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群疑乃亡能自強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已當任重之地借使避滅親之名豈曰不孝子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

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若是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

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心既無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知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觀物篇五十八

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

以其觧天下之倒懸則下于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髙于狄亦逺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

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是時也非㑹天下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如人心之未易何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夫殺人之多

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趍也而又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

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元首而不能已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

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日既沒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為光矣能為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為忠矣能為其忠者不亦希乎是知成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能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況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于不正孰若生于正與其生于不正孰若死于正

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乎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與智者不遊乎其間矣

觀物篇五十九

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自極亂至于極治必三變矣三皇之法無殺五伯之法無生伯一變至于王矣王一變至于帝矣帝一變至于皇矣其于生也非百年而何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淒如也如冬冽如也

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天有常

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在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正之由人乎由天乎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于由道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

者是則消者非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吁賊夫人之論也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僭竊行僭竊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僭竊事僭竊行中國事謂之邪道至于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

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自三代而下漢唐為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況其不盛于漢唐者乎其興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耶君子少而小人多耶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天地尚由是道而生況其人與物乎人

者物之至靈者也物之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又况人靈于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觀物篇六十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之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之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月

則會之會可知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之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之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之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之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

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

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

以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

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力之事也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伯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力之事也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不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畫

地而輕言也哉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代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

明紀者四海之内九州之間其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強或羸或唱或随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矣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觀物篇六十一

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

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唱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

日月星辰者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暑變飛走草木之性寒變飛走草木之情晝變飛走草木之形夜變飛走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飛走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

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觀物篇六十二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

有日辰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

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有星日之物者也

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辰之物者也

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

有辰辰之物者也日日物者飛飛也日月物者飛走也

日星物者飛木也日辰物者飛草也月日物者走飛也
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
星日物者木飛也星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
星辰物者木草也辰日物者草飛也辰月物者草走也
辰星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草也

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皇
伯之民者也有帝皇之民者也有帝帝之民者也有帝王之
民者也有帝伯之民者也有王皇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

也有王王之民者也有王伯之民者也有伯皇之民者也有伯帝之民者也有伯王之民者也有伯伯之民者也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也皇王民者士工也皇伯民者士商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農也帝王民者農工也帝伯民者農商也王皇民者工士也王帝民者工農也王王民者工工也王伯民者工商也伯皇民者商士也伯帝民者商農也伯王民者商工也伯伯民者商商也

飛飛物者性性也飛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

飛草物者性體也走飛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
走木物者情形也走草物者情體也木飛物者形性也
木走物者形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者形體也
草飛物者體性也草走物者體情也草木物者體形也
草草物者體體也
士士民者仁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工民者仁義也
士商民者仁智也農士民者禮仁也農農民者禮禮也
農工民者禮義也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

工農民者義禮也工工民者義義也工商民者義智也
商士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
商商民者智智也

飛飛之物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百
飛草之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十
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木飛之物百之一
木走之物百之十木木之物百之百木草之物百之千
草飛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

草草之物千之千

士士之民一之一士農之民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百

士商之民一之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農之民十之十

農工之民十之百農商之民十之千工士之民百之一

工農之民百之十工工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

商士之民千之一商農之民千之十商工之民千之百

商商之民千之千

一一之飛當兆物一十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萬物

一千之飛當千物十一之走當億物十十之走當萬物
十百之走當千物十千之走當百物百一之木當萬物
百十之木當千物百百之木當百物百千之木當十物
千一之草當千物千十之草當百物千百之草當十物
千千之草當一物
一一之士當兆民一十之士當億民一百之士當萬民
一千之士當千民十一之農當億民十十之農當萬民
十百之農當千民十千之農當百民百一之工當萬民

百十之工當千民百百之工當百民百千之工當十民千一之商當千民千十之商當百民千百之商當十民千千之商當一民

為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為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非巨民而何為千千之物能分一物者非細物而何為千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則豈不謂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則豈不

謂至聖者乎吾而今而後知踐形爲大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于天地者乎

天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

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于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已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巳之耳

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已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已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覲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惟吾謂之至神至聖而天下亦謂之至神至聖非惟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而千萬世

之天下亦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皇極經世書卷十二